

生活滋味

开捕和看捕

蒲斌军 文/摄



如果不是“白海豚”，今年8月5日东海“第一捕”绝对不会延期。从5日一直盼到11日，台风警报从一级降到三级，官方敲定开捕时间：8月11日14时许。往年开捕日多半日头毒辣，今年受台风外围影响，阴雨不止。搁在往年，只要有开捕的确切消息，我会本能地操起相机就往码头赶。

本地拍开捕，无非两处：沈家门荷外台轮码头、朱家尖月岙。台轮码头离我家不远，电动车15分钟即到。月岙远些，驾车过朱家尖海峡大桥，经观音法界，再走段山路，至少半小时。回想起来，至今仍有几段影像记忆犹深。台轮码头附近的滨港路上，网具堆里躺着几个汉子，抱着胳膊的，蜷成团的，跷二郎腿的，全是赤膊，让我想起东港莲花岛上那排罗汉群像。月岙码头，咱们镜界的拍客见了劳作场景就兴奋，尤其女摄友，从跳板跨上船体，又歪歪斜斜站上船头，惹得船上一声“下去”如惊雷。

荷外一半升洞一带，好久没去了，心里还是牵挂。11日上午，风已消停，雨还有几分余力，但挡不住我拍摄的欲望。穿过永兴隧道就是荷外。日常的荷外，烟火气很足，可当天静得出奇——这可是开捕日的荷外。许是我起晚了，许是台风把人气吹散了，人影绰绰，全没了记忆中的盛况。台轮码头附近，原以为会堵车、找不到车位，结果夜排档周边的停车位也空着。

下车后不急下码头，在排档外沿观察。普陀山货船偃着码头，小舢板贴着码头忽聚忽散。拍了几秒延时，准备下去。见一群男人从码头肩挑机器配件挪到铁门口，众人帮忙咬着牙甩上车。汗水渗出，手臂油污，那一刻没有诗意，只有生存。

开捕日的码头，上下货物人员挤在不足百平方米的狭小空间，像个浓缩的生产社会。现在管理严了，货车不能随便进出，还有工作人员来回提醒。今年开捕，码头上捕捉不到船员与狗、女人与孩子这样的画面，那就拍点日常吧。戴头盔的阿姨叠被子，蹲在告示牌下的男人，揣着东鹏特饮、橘子罐头、可口可乐下船的男子……

吃过中饭，盘算去哪拍。恒大御

府四号楼顶被山海大观遮了，排除；商务中心顶楼平台可拍百船穿桥，也能拍莲花洋船只和观音像，可选；朱家尖海峡大桥，最佳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去大桥。桥上非机动车道，人不多。遇几个本地摄友，打个招呼。离桥洞尚有百米，等我停好电动车，身边骑踏板的小哥主动搭话。“这些船还不能动，等指挥船。离指挥船最近的是鲜船，它们不作业，可以先走……”小哥懂得多，兴许是渔家后代。“怎么开捕的船这么少？”“八月出去的是拖虾、刺网船，九月才多如牛毛。”我越发佩服。1点50分，指挥船动了，后头响起炮仗。远远地，船有了动静。我们也挪到大桥洞上方。

百余艘船吐着青烟从远处驶来，

慢慢汇成线，前前后后穿过桥洞。小哥又提醒：“快呀，依可以拍船员的形象。”我调焦段，拍船员出海的状况。拍了十来分钟，实在跟理想中千帆竞发的画面差太远。

侧头看桥上黑压压的拍捕人群，一个念头忽地升起，“不如拍他们吧。”转身朝电动车方向走去。总体而言，今年拍捕者比往年少一半，低空管控严，上空不见航拍器。一路走一路拍：伸长拍杆拍全景的老哥，半张脸贴目镜的融媒体人，带孩子来打卡的摩的小哥，架双机位的自媒体博主，舟山网红“哈雷哥”。还有维持秩序的交警、劝离直播的特警……

拍完大桥上的看捕者，我骑上电动车往朱家尖方向。下桥，海堤上也是看捕的人，有的坐在堤坝上吹海风望渔船，虽不是最佳角度，也享受开捕的快乐。折返东港，海滨公园栏杆边趴满了人。这些人，也许是船员家属，更多的则是市民、游客，在看捕的日子里，盼着第一风蟹的产量，更盼着低价吃上秋天的第一只蟹。

开捕，是渔民奔赴风浪的出征号角，载着生计与勇气；看捕，是岸上人隔水相望的守望，等着大海的馈赠。海上岸上，搏命与注目，因同一片东海、同一股鱼汛紧紧相系，织成这座海岛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年轮——在沈家门台轮码头，在朱家尖海峡大桥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，生生不息。

似水流年

月夜骑行，过三毛祖居

张伟乐

2026年8月初，随船抵舟山，一日公务尘埃落定。闲来翻阅9年前八一写下的《旧乐府·离别》，心绪骤然被牵往岑港。

昔我赴岑港，惟携书一囊。
倏忽三载近，翰墨已满堂。
营院清而雅，樟阴八九行。
东南炊烟起，西北眺沪杭。
基层悬纲要，管教日奔忙。
七项常持守，本职笃党务。
督察频如许，微瑕不敢疏。
戎训常催紧，余闲艺菜蔬。
远隔尘嚣地，驻守老塘山。
流年弹指过，所获自非凡。
今朝临远别，百感集心间。
袍泽深似海，恩义重如山。
军令既已至，奉令敢为先。
挥手从此去，一别意难欢。
整装赴新职，相逢待他年。
振衣扬壮志，策马再闯关。

这是当年辞别岑港、调任机关时写下的文字。诗中所记的老塘山营区，离如今停泊的码头并不算远。暮色渐浓，海风吹散白日暑热，一时兴起，决意骑行13公里，重访旧地。十余年前，我在此任职，一方山海院落，安放着我的军旅岁月，无数文字构思，也诞生于此。

仲夏的东海之滨，一轮圆月缓缓浮出海面，清光漫洒滩涂与航道。海风穿林而过，远处远洋轮船的汽笛断断续续，随浪声起伏。途经长宏国际造船厂，灯火连绵，机械低鸣，一派欣欣向荣。此地便是古岑港旧

址，宋元之际，这里是东海重要通商口岸，帆樯云集，海内外舟船在此停泊交会；明代东南沿海烽烟四起，戚继光率军于此鏖战倭寇，岑港之战的故事，长久流传在山海之间，如今依然有戚继光庙静静诉说那段海防往事。千年流转，古时千帆竞渡的海港，如今化作现代化造船基地，风物更迭，令人感慨万千。

一路行来，眼见舟山山海之间日新月异。记忆里连片稻田，如今码头、厂房次第铺展；跨海大桥一座接一座，高铁线路稳步建设，曾经阻隔往来的山海天堑，渐渐化为通途。

待到营区门前，心头不由得产生了“近乡情更怯”的怅然。院落早已人去楼空，门头和墙边荒草肆意生长。寻访乡邻才知晓，后续驻防的单位两年前便已移防。乡夜寂静无声，从前营门口开店的阿婆早已安歇，她的儿子说，老人年事已高，神志不复当年。那家承载无数细碎回忆的小店，也随着部队搬迁，悄然落幕。

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。这场夏夜寻访，恰似古时王徽之山阴雪夜访戴，意到便可，不必强求相逢。

骑行者素来不喜原路返回。于是穿行司前老街，途经岑港水库，顺着岑柴线的山间环线穿过隧道，择另一条道路折返码头。未料临近终点之时，自行车后轮骤然爆胎，正俯身查看，抬眼便望见路牌：三毛祖居。索性放下赶路的念头，推着单车缓缓前行。

夜色朦胧，两侧稻田蛙鸣不绝，点点萤火在禾苗间悠悠飘荡，与天边圆月相映。忽忆往事，三十余年前，遍历万水千山的文学家、旅行家三毛重返故土小沙，亦是骑着单车游走这片乡野。浪迹天涯的她，生于重庆，长居台湾，不曾在此长久安居，血脉之根却牢牢系于定海，她自称小沙囡，这片祖地是她心底最柔软的归处。当年归乡寻根，她与舟山书法家倪竹青久别重逢。三毛唤他竹青叔叔，二人缘分始于南京旧岁，海峡相隔四十载再度相逢，这段往事长久流传于舟山文坛。昔日也曾有幸与倪竹青先生相交，我第一本书《蓝蓝的水，蓝蓝的梦》书名就是请老人家题写的。经常与倪老互动间，也曾亲耳听闻老先生讲述许多三毛回乡的点滴旧事。

斯人已逝，《橄榄树》的诗意依旧流传，三毛散文奖扎根定海，成为舟山温润动人的文化标识。不曾想今夜，在她魂牵梦萦的故里，同样热爱文字的我，以推车慢行的方式，遥遥致以敬意。那年我离开岑港工作后，真正开启了路上做客海为家的生活，从此成了逐梦深蓝的常客。

连同推行的4公里，全程30公里，耗时3小时。身体虽觉疲惫，这场月夜山海骑行，却值得长久珍藏。岁月奔涌向前，旧日时光无法重返，那些珍贵的人与事，唯有妥存心底。人生一如骑行，只管向前奔赴，不必频频回首。

诗情画意

石壁辞

陈斌 文/摄

“诺亚之桥”的石拱正切割海雾
双合村突然折叠进数百年的凿痕
穿蓝布衫的采石匠站在历史渡口
石阶缝里钻出几茎野艾草

采石工具图解在石窟深处苏醒
玻璃栈道下，钢钎印正在缓缓发芽

石壁渗出的盐粒结晶成罗盘的棱镜

同心锁扣进海风的第七夜
红绸带沿悬空栈道滚落成盘绕的密码

“天神之剑”在夜色中划破星河
“山盟海誓”碑压紧了日暮的脖颈
当直播间的手指采摘海天一色
“东海之窗”正把浪花砌成永恒的画卷

情侣将誓言编进潮汐的频率
四十八座石洞，吐出火焰的舌头

